書集傳或問

書傳或問卷下

說命上

林氏曰古者祖有功宗有德創業有功者祀以為祖守文之有德者祀以為宗其廟皆百世不毀商立廟制所謂湯所宗者太甲大戊武丁太甲為太宗大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其制至漢猶存高祖世祖皆為一代之祖前漢以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宣帝為中宗後漢以明帝為顯宗章帝為肅宗皆以功德而祖宗之也唐自太宗至昭宗十八帝皆以宗名為廟號之常稱不復論德建為不毀之廟而先王立宗之制紊矣此說善

東陽馬氏曰三年之制漢文帝以日易月二十七日而畢後世悉遵用之夫天子持三年之喪則百官亦須用持其禮幾於難行至於二十七日喪畢之說則又幾於不持喪然則若之

何而可曰行二十七日之制於臨朝聽政之時而行三年之
制於宮中則於禮不廢於義亦不廢此通行之道也書負持
高宗之喪如此
袁氏曰高宗不言中有多少工夫所以能神交上帝所以能得
良弼皆自不言中來大抵簡默寡言者其工夫必深多言者其工
夫必淺寡言者其工夫日積多言者其工夫馳散如人之哀
樂喜怒蘊蓄於中未便散若泄之於外則不久而息故古者
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孔子亦云予欲無言古之進道者
其言語極少誠以多言最減力譬之天將雨迅雷一震往往
未必有雨何則其氣泄故也高宗三年不言既免喪而猶不
言則其涵養於中者爲如何哉
吕氏曰自古聖賢常自恐懼中入台恐德弗類此入聖作德之
門户也學者亦當常懷此心常情懈怠弛慢故流入於庸愚

而不自知

或曰德弗類猶弗稱也記曰天子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比德

之類者也亦通

王氏曰古之人齋三日以致其思必見其所爲齋者況於恭默

思道致一而深思則感格上帝夢賚良弼蓋無足怪者淺陋

之人不知天人之際至誠可以感通如此或謂商俗尚祈引天以神其事此淺陋之見先

王矯誣上帝以布命于下此最民教之大者

三山陳氏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高宗前有望五經隱者也伊川

聞其名特往造焉於中途遇之曰君非程先生乎先生欲來

信息甚大尹子問於伊川伊川曰靜則自明觀此則高宗夢

說之事不誣矣又曰高宗之夢猶明鑑當臺有物必照初非

鑑往亦非物來陳氏曰高宗誠心如此向使不夢良弼天下

之賢亦有緣感而至者亦不待

夏氏曰作礪作舟楫作霖雨蓋望之切賴之深言之不足故重言之王氏乃謂作礪使之治己舟楫使之濟難霖雨使之澤民失之疎繫以文言啓乃心沃朕心則高宗惟欲其成己德而已未及乎濟難澤民也此説善

林氏曰桀以拒諫喪湯以從諫興紂以拒諫喪武王以從諫興秦隋以拒諫滅漢高祖唐太宗以從諫興歷代興衰之本未嘗不係乎此高宗命傅説以納諫而傅説復之以從諫蓋以爲天下之事未有不先於此故禮樂刑政未嘗一言及之而惟以此相告勉此説亦善

說命中

或問天聰明諸儒皆以視聽言之子獨不然曰聰明之義竟與説之詳矣夫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乃可以視聽言然亦自民而言之非謂天果有耳目也新安王氏之説亦近

之王曰實天聰明則聰明不在耳目只在一心此心渾然與天為一與其雜私欲而蔽乎其聰明則察乎人之所不及見聽乎人之所不及聞謂心之所存無非天理故其聰明無異天之聰明也

呂氏曰佛老說聰明上就虛處說但言吾心湛然而已聖賢說聰明皆在實處理會只與甲胄等四者疑若粗得說却欲高宗於此留心蓋天下之理本無精粗才理會得麄處透便理會得精處透四事自迹觀之何與聰明然知啓羞起戎在笥省躬非聰明者不能是乃所謂克明也

無垢張氏曰人之好善者多喜聞人之贊而惡聞人之誹非好勝也以其好善之心急惟恐惡聲之深其身也是以恥過而遂非其實以善為之反自陷於不善此為善者之大病也梁武帝心欲為善而不知其道凡人之所難者皆為之一聞賀琛之諫乃大怒此非尋常無知之過也其病最深惟力行者知之

呂氏曰人有好底病有不好底病高宗之黷祀是好底病最難
治惟說能治之無垢張氏曰數于祭祀所以敬也而反隋於
不敬此過難知而亦難言難知則心安難言則諫者必拒
或問惟說不言有厥咎諸家皆謂君已成德則臣方敢言如何
曰君資臣之言正以德之未成故耳德苟已成則何俟於臣
言而臣欽君將順亦有所不必言也以君能行之而後言則
可若以君德已成而後言則德之未成者果何賴耶或曰林
氏謂允協先王成德爲能合成湯從諫弗咈之德故言惟說
不言有厥咎曰從諫固能成德然謂成德爲從諫則牽強矣
且高宗謂說之言旨哉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蓋賛美其
言之可行耳非於此方求其言也故說答以知我之言易行
我之言難我既已言則已無咎矣所以益勉高宗之行也

或問甘盤之事孔氏蘇氏說如何曰唐孔氏謂甘盤在小乙之世已爲大臣小乙崩受遺輔政及高宗免喪甘盤已死此說與君奭之書不相背矣然二孔以遯于荒野爲高宗自遯故學而中廢雖文勢爲順反與舊勞于外之言相戾然高宗之勞于外乃是未即位之前甘盤既輔高宗初政不應學而中廢又不應以未即位前之事雜於其中其說不免首尾自相戾蘇氏謂古之君子雖明王之世不肯仕如巢由夷齊之比則以甘盤爲隱而不仕與君奭之書又相背矣皆不若林說爲善

呂氏曰自高宗言之凡人學未知味失其師猶不覺既知味而失其師如中流失楫高宗之學正賴於說自甘盤言之終不成教高宗一半便棄去此乃甘盤深教高宗處若使甘盤常在左右高宗常依倚人了未必進步惟彼它翻然引去高宗

乃能力求其進過人數等此說亦善

或問道我所固有也本未嘗去何謂之來本未嘗散何謂之積曰是固然也人惟蔽於物欲放而不求故未嘗來蕩而不收故未嘗積今學力既加脩者始來來自吾心而非由外至也來者始積積于吾身而非由外假也王氏張氏謂學自外至故言乃來蓋不知所學之事皆吾性分本然之理曷嘗强其所無哉

或問諸家多以遜志爲卑遜子以遜順平易爲說何也曰言遜順則從容卑遜之意皆存於中而卑遜却不足以包從容涵養之意也

泰誓

吳氏曰孔子論文王曰有事君之小心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詩序曰西有昆夷之患北有

攘猶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當紂為四夷交侵之時文王猶稟命如此觀文王之心之微與紂異命恐所謂大勳將初未嘗有意也至武王時則紂之惡極矣武王雖欲為文王之順而仁有所不忍故奉天命以征之方欲誓諸侯以必其征伐之功其敍文王之辭蓋不得不然後世讀書至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讀詩至武王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與此之類皆當三思詩序與孔子之言此說善

聽民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虞顗云過責也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今民皆有責于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而祭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往矣蓋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即拯己於水火也如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意愚按此說雖近鑿然與上下文亦通併附于此

牧誓

或問孟子史記皆言虎賁三千人諸儒多從之而以書序爲誤如何林氏曰虎賁之士必擇其驍勇絕人者爲之在王左右以爲宿衛周禮虎賁氏有虎士八百人成王崩時以虎賁百人逆子釗當成周全盛時其數不過如此武王戎車三百兩則甲士步卒皆在焉而虎賁則在王左右以爲輔衛其有三百人已爲多矣安得尚疑其少而以爲三千人耶蓋史記孟子之書誤也

或問漢孔氏謂朝歌去河四百里牧野在朝歌南三十里武王渡河五日而至赴敵宜速諸儒謂師行三十里武王仁義節制之師不應遠於趨利如此皇甫謐云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然自河至此亦計三百三十里亦非五日所能至矣謂牧野去朝歌三十里七十里者蓋狹近郊三十里遠郊一百里逕

而言也然漢孔氏謂河去朝歌四百里則其所親見而非臆說諸儒求其說而不得何也曰予以禹貢河行之道推之堯時河自碣石入海蓋在宋北之極至漢時則河流入海在青齊之間至近世則河流愈南而近沂泗大抵河流由古至今自北而愈南竊意武王時河北距朝歌必切近自孔氏去武王時蓋九百餘年矣所謂去朝歌四百里者恐非武王時河行之道或曰河行南北信有之矣然說者謂朝歌在今衛州孟津在今孟州河流雖改易而孟津之至衛則未嘗改易也曰世代寖遠地里遷易不常漢武帝東移函谷關七百里而亦謂之函谷關秦時會稽治在今吳縣與今會稽縣相去亦數百里則古今地里之遠近豈易以名拘耶之武王之師決一不應以五日而行三百餘里也

或問生明孔安國以爲月三日孔頴達以爲生明死魄俱是月初而諸儒多從安國之說如何曰朔日月已生明但其明甚極微昧明生則魄死矣故爲始死魄魄死則明生矣故爲哉生明薛氏謂哉生明月一日也旁死魄月二日也至望日則明全生而魄全死自望後一日則月生魄魄生則明死矣至晦日則明全死而魄全生故每月之終謂之晦以其魄全晦故也每月之始謂之朔以其明初見故也於晦朔觀月則可見故知當以頴達之說爲正諸儒皆以哉生魄爲十六日夫望之後一日魄始生而望或在十五日或在十六日或在十七日不可定指十六日爲生魄也

愚曰告天地山川非同一祭亦非同辭特舉其大要揔述之耳肆予東征士女篚厥玄黃當是告山川之辭蓋起兵東征未至紂都而路人已迎降如此若告天地乃是未興兵之初告

而後行安得預言士女迎降之事乎或以爲是指桀紂之時言之亦未可知

吳才老曰湯武之師順乎人而應乎天應乎天者蓋無一而不驗於天也師出首周踰月而後至既陳商郊會侯天休命彼果於致伐者不以若是矣使紂於是時下罪己之詔取平日與黨而戮之見諸侯而謝其不德願徼福於成湯高宗以撫之其祀彼八百諸侯或有爲之動心者武王未必致伐也今乃深離心之人犯同德之師一矢未加而前徒已倒戈矣天之休命遂集于周而武王亦順而受之嗚呼湯武之有天下豈有心爲之耶

或問孟子之言盡信書不如無書書其有不足信者乎東陽馬氏曰六經經秦火又漢儒私相傳授訛舛雖盡信然血流漂杵劫不用疑蓋史官紀其成功則爲之辭以侈其事而已安用致

疑而立議論乎或曰然則孟子非乎曰孟子又幾曾錯史官
大而言之亦不妨孟子疑之亦不妨凡讀書須自有活法如
浩浩滔天天之高如此其可漫之乎此血流漂杵之比並也
晦庵曰孟子之說是言擺後世之惑但不知人心耳
薛氏曰桀紂罪有淺深湯武之放伐應乎天而順乎人非湯武
所能為也前此謂紂卒易向而殺紂賈誼書曰紂將與武王
戰陳其卒左億右億鼓之不進皆還其刃向紂紂走還寢廟
鬬死棄其尸于玉門之外民皆進蹷之武王使帷而守之觀
者襲恨投石投之者猶未肯往其言畧與書合最可信觀商
人怨紂如此雖欲如桀之放得乎此說善
或問微子帝乙元子而有賢德武王克商之後宜奉微子以繼
商返二分之天下而退就諸侯之位則當與堯舜並而湯不
足進矣曰殷周之時世變已降非復邃古之比紂之死殺之

賢數之使武王欲以天下遜微子一時數人及八百諸侯能自安乎夫益佐禹治水功德豈在啓之下况禹又薦益於天然朝覲謳歌不之益而之啓雖禹之治命不能過微子雖賢不及武王之聖微子事紂施澤未必洽於民而周世世積行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二人心歸之久矣使武王欲以天下與微子亦不能奪諸天下之心也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蓋湯武處世變之極不過能為順人之事而已而堯舜不可幾及也

或曰建官惟用賢人然官各有事賢人各有所能如舜九官皆官也而官所職之事則有司徒司空作士作稷之異禹皐稷契皆賢也而其能則有治水明刑播種敷教之殊故建官以賢又以隨其人之所能以位其事也愚按此說雖大才德並用之意然分別官與事亦不可不知也故附于此

林少穎曰紂之見殺蓋商人倒戈相攻併攻殺紂武王至商欲赦紂不誅欲如湯放桀已無及矣於是立武庚代商後亦所以致其不忍之意如湯放桀也

蘇氏曰治民而求勝民者必亡國治病而求勝病者必殺人堯言鯀方命圮族楚詞言鯀悻直以亡身知其爲剛很好勝者五行土勝水鯀知此而不通其變天物之方壯不達其怒而投之以其所畏其爭必大豈獨水哉

河圖

洛書

關子明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

劉氏曰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朱氏曰曆法合二始以定剛柔謂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也合二中以定律曆謂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也合二終以紀閏餘謂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是所以識律曆也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朱氏曰州有九井九百畝是所謂畫州井地也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以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也蔡元定曰九宮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正龜背之象也

易大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朱氏曰此夫子所以發明河圖之數也天地之閒一氣而已分而為二則為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終始無不管攝於是故河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為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為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其所以為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耦以兩其

五行而已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耦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各以其類而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也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此所謂各有合者也此河圖之全數而諸儒之說也

至洛書雖夫子所未言然其象其說已具於前有以通之則劉歆所謂經緯表裏者可見矣或曰河圖洛書之數其所以不同何也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曰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

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爲一故參其一陽而爲三圍四者以二爲一故兩其一陰而爲二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爲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五爲中也然河圖以生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上一點地二之象也其左一點天三之象也其右一點地四之象也其中一點天五之象也洛書以奇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奇數之象其下一點亦天一之象也其左一點亦天三之象也其中一點亦天五之象也其右一點則天七之象也其上一點則天九之象也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因中央之五既爲五數之象矣然則其爲數也奈何曰以數言之則通乎一圖由內及外固各有積實可紀之數然河圖之一二三

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于其生數之外洛書之一三九七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類以附于奇數之側蓋中者為主而外者為客正者為君而側者為臣亦各有條而不紊也曰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耦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耦贏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耦乏也橫渠張氏曰數止於十窮則自十而反一又數當止於九九陽極也此數九過了數之與說有地大於天乎十者物終故九之斷斷以皆虛其中然後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無偏爾曰其敘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以生出之次言之則始下次上次左次右以復于中而又始于下也以運行之次言之則始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又始于東也其生數之在內者則陽居下左而陰居上右也其成數之在外者則陰居下左而陽居上右也洛書之次其

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東北而究于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是亦各有說矣曰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同何也曰河圖六七八九既附于生數之外矣此陰陽老少饒乏之正也其九者生數一三五之積也故自北而東自東而西以成於四之外其六者生數二四之積也故自南而西自西而北以成於一之外七則九之自西而南者也八則六之自北而東者也此又陰陽老少互藏其宅之變也洛書之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為消長虛五分十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則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以妙也曰然則聖人之則之也奈何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也河圖之

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耦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爲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艮巽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其一爲五行其二爲五事其三爲八政其四爲五紀其五爲皇極其六爲三德其七爲稽疑其八爲庶徵其九爲福極其位與數尤曉然矣曰洛書而虛中五則亦太極也奇偶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含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爲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爲乾坤離坎四隅之偏以爲兌震艮巽則亦八卦也河圖之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洛書固可以爲易而河圖亦可以爲範矣且其時雖有先後數雖有多寡其爲理則一而已但易乃伏羲之所先得乎圖而初無待於書範則禹之所獨得乎書而未必追

攷於圖爾且以河圖而虛十則洛書四十有五之數也虛五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橫十五之數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則得十而通為大衍之數矣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為河圖之數矣苟明乎此則橫斜曲直無所不通而河圖洛書又豈有先後彼此之間哉○蔡元定曰天地之理一而已矣雖時有古今其理固不容於有二也不特河圖洛書為然律呂有五聲十二律而其相乘之數究於六十日名有十幹十二支而其相乘之數亦究於六十二者皆出於易之後其起數又各不同然與易之陰陽策數老少自相配合皆為六十無不若合符契下至運氣參同太一之屬雖不足道然亦無不相通蓋自然之理也假令今世復有圖書者出其數亦必相符

或問晦庵以為洛書止有奇偶之數自一至九而無文字禹因

而類之則以初一曰五行而下皆禹所自言也馬融云從五行已下至六極洛書文也小劉以為龜文止二十字則與馬融之說同唐孔氏推明孔安國之說以為禹因而第之以成九類自初一曰等二十七字為禹所加其敬用農用等一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為龜背先有捴二十八字劉歆則以自初一至六極一章捴為洛書之文諸說孰是曰衆言殽亂折諸聖以經文詳之謂之洛出書則必有書矣謂之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必有九疇錫之矣如朱氏之說則洛書止有其數而無其文則經何以言出書何以言錫九疇今以洛書之數按之五居數之中固可知其為皇極矣然天一陽數居於下知其為水可也何以知其為五行地二陰數居於西南何以知其為五事天三陽數居於東何以知其為八政乎意其必有文畫如馬融所謂從五行至六極類見於各數之下而

禹乃從而類之數至若大劉顧氏以敬用農用爲洛書本文劉歆以自初一曰已下一章皆爲洛書之文則又未免其信太過而涉於附會矣唐孔氏所謂天語簡要不應若此曲折如是也曰河圖何以知其爲八卦也曰河圖之爲八卦固可以方位陰陽奇偶之數而推也如一與六居北則是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而水位之所居可以知其爲坎矣而坎以一陽居二陰之中二與七同居於南則是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火位之所居而可以知其爲離而離以一陰居二陽之中以至三與八居於東而爲震巽四與九居於西而爲兌皆可以陰陽奇偶而推蓋八卦皆造化之定數而九疇則以人事參之其數雖同而其事固不同也然則圖書之事果有他物可以證乎曰是不待遠求顧氏未之思耳夫鳥獸之羽毛草木之英華文章燦然條理秩然豈待人刻畫而後爾哉亦造化之

所自成耳此猶曰是形有種類也至若文石之中固有星斗山川草木鳥獸之形又豈人力所肇而後成哉天地之間有此理則有此象如魯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秦之仆石起而有文漢之虫食柳葉而成文古今此類非一世俗之震死者背上往往有篆書以述其罪道家多能辨之又嘗箕仙親寫爲詩詞以言禍福皆耳目所親接者况聖人出而天下變道圖書呈祥圖之與書其體一耳既能有圖亦能有書又何異耶鄭氏曰圖書之文必粗有八卦九疇之象數以啓伏羲與禹之智豈可謂無哉○蘇氏曰紙張皆出石有花紋鳳牛虎人馬者哉上古八卦列宿皆天書曾子固曰此與河圖洛書又何以異乎潛溪然伏羲神禹豈能爾哉

朱氏曰天地間惟有一理自兩儀其在其理已彰大極於無外小極於無內即事即物莫非是理之流行發見但其事物之常見者聖人不假之以設教若河圖洛書乃聖明在上和氣所感鍾爲祥瑞即是理之徵驗顯見已可以開發人心故聖

人因神物之至著者以垂法後世若其理則大有圖書以前固與時無窮而不存邵子所謂畫前元有易程子所謂使無河圖洛書八卦九疇亦須作者是也

新安王氏曰易與範其體不同實相爲用易者盡天下之變而不可常者也範者立天下之法而不可易者也夫易始於乾坤變爲八卦重爲六十四其道本於剛柔迭出以趨時適中然言道則詳言政則略如履之制禮豫之作樂散於諸卦未見夫綱領所在故以一定之法著於洪範其端本於五行其用起於五事而終於福極先後本末有敘而不可紊有辨而不可雜故易範合而聖人所以爲天下者始無餘蘊學者所宜深玫也（易範本於羲禹尚皆淵於商季）

或問太極判而爲陰陽陰陽布而爲五行何以言初一曰五行乎曰九疇皆即其用之切於人者言之故首五行說起

或問周子無極而太極一語先儒辨論角立如何曰象山以無極爲非則以爲此非周子之言南軒以爲此乃莫之爲而爲之之意非真言無是皆不欲言無之一字而爲此辨也夫天地造化若人若物其初皆自無而至有有者復歸於無而無者復能有觀人物之生死可見此人之所共知所親覩非有渺茫難測之理推而至於天地之先造物之始未有不自無而至有也故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繫辭曰易有太極即此之謂也但聖人恐人淪於無指於有故於易之中止明消息盈虛聚散盛衰循環不息之理而不言有無夫是之謂易至老氏則專言無釋氏則專言空故儒者并無與空兩字諱之夫老氏知無之爲無而不知無者之能有及其既有則不可以無言此其所蔽耳然而始無之理豈可以其出於老氏而諱之耶釋氏知有之必空而不知空者之復有此其所蔽

耳然而終無之理豈可以其出於釋氏而諱之耶夫謂之太極則其有已肇矣非有則何所指以為極夫既肇於有則不有之先非無而何其曰無極而太極此理之自然而然者也但聖人不言而周子言之耳何疑之有

或問天一生水亦有物之可證乎曰人之一身可以證矣人之貪心動則津生哀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欲心動則精生方人心寂然不動之時則太極也此心之動則太極動而生陽也心一動而水生則天一生水也蓋神為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為水母氣聚則水生故可氣而成潤也

五行之相克也所以相成而五常之德亦然德莫大於仁木德也仁或失於弱故以義斷之義金德也義或失於剛故以禮節之禮火德也禮或失於拘故以智通之智水德也智或失於詐故以信正之五常之葬而五行相克之理老蘇之說為

然金尅木剛勝柔也水尅火柔勝剛也

王氏曰水言潤則火燥土溽木敷金斂可知也火言炎則水洌土蒸木溫金清可知也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土中央可知也木言曲直則土圜金方火銳水平可知也金言從革則木變土化水因火革可知也土言稼穡則水之井洫火之爨冶木金之爲器械可知也所謂木變者何灼之而爲火爛之而爲土此之謂變所謂土化者何能燥能潤能敷能斂此之謂化水因者何因甘而甘因苦而苦因蒼而蒼因白而白此之謂因火革者何革生以爲熟革柔以爲剛革剛以爲柔此之謂革金亦能化可以圜可以平可以銳可以曲直然非火革則不能自化故命之曰從革也

或問孔氏以皇極爲大中諸儒多祖其說晦菴祖五行志謂皇者君之稱謂人君之立極也二說如何曰中道固大而大亦中

之體也然謂中爲天下之大本則可謂爲大中之道則義訓未爲穩暢故六經語孟言中多矣而未嘗有大中之說夫以皇極爲大中猶可也以皇建有極爲大建其極猶可也以皇則受之爲大則受之猶可也至於惟皇作極爲惟大作極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爲惟大之極則非辭矣故知晦菴取漢志之說爲當然不曰帝極王極君極而獨謂之皇極者蓋皇帝之皇亦取大而無際之義人君建極非蕩然大無外則不可未有狹小而能建極以率天下歸極者也故名曰皇極亦兼大義然下文不曰遵皇之義遵皇之道惟天下皇而皆言王者此又取其合於王者之道而言之蓋皇道之朴略與王道又有間矣

或問皇則受之曾氏謂大則受之非小者所能受如何曰皇則受之與上汝則念之正是對而互文或言汝或言皇猶或言

于汝極而又言惟皇作極同

劉執中曰天地之於物也能生之而莫能終而遂其性也能終而遂其性者聖人也天地於人也能性之而莫能化而一於善也能化而一於善者聖人也非聖人則不能成天地造化之功非天地則不能成聖人皇極之治其道相參其能相須其力相敵故曰三才也此說為善

蘇氏曰正直如以直報怨之直平安無事用正直而已此說善

橫渠張氏曰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為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捨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風雷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於

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劉氏曰一德正於中則五事治於外一氣正於中則五氣順於時以形而言則各宜類聚聖人觀之所以驗已政之得失也以德而召則不可以形拘聖人行之所以應[illegible]淵默也漢儒於雨不時若則求其德而修貌暘不時若則捨心而求言其失不已遠乎其感不已甚乎此聖人所以正皇極於五事之先調元氣於日時之始者為得其本也驗其政教之得失不可以外於形矣求其應之本原不可以失乎德矣此說詳明

林氏曰夫堯舜之世則民仁壽非其生而皆仁壽也堯舜之治天下彝倫攸叙休徵時至則不期於仁壽而自仁壽也桀紂之世則民鄙夭非其生而皆鄙夭也桀紂之治天下彝倫攸斁咎徵相仍則不期於鄙夭而自鄙夭也故仁壽鄙夭雖本於

天而君賞制其命

旅獒

林氏曰以遠物爲寶則必有輕賢之心以賢爲寶則於遠物非貴矣虞公以垂棘之璧屈産之乘爲寶故視宮之奇若路人齊威王以四臣爲寶故視徑寸之珠如糞土人君所寶可不謹哉亦善

呂氏曰天下之事才滿則傾惟聖人之心常不足常不已雖到堯舜田地猶有不足之意猶有要做底事一簣未盡之工夫常在非謂止欠一簣做了便了大抵王業雖有成聖人之心未嘗有成也愚按此說雖未必是經之本旨然聖人之心實然

金縢

或問孫氏謂爾汝之稱在常人爲不敬而周公稱之見父子之間用情也曰按經傳告神之辭多爾汝武成告天地山川曰

惟不有神尚克相予詩祈穀于上帝曰既昭假爾禮記嘏辭
曰假爾泰筮有常下至離騷九章祀神多言予余今世祝文亦
多言爾神蓋自古而然或者與神相親之意耶昔曰父子用
情然子之事父曷嘗稱謂涉乎
或問我之弗辟焉鄭氏皆音避陳少南吳才叔推其說以爲周公
遭謗故居東都以避之至二年成王方知流言爲管蔡之罪
故言罪人斯得金縢既啓之後成王迎周公以歸管蔡懼而
與殷叛故周公再往東征耳曰豳風諸詩其言與金縢所書
皆脗然相合大誥敘言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
將黜殷作大誥金縢言武王既喪管叔及羣弟乃流言
與殷叛皆在武王始崩之際不得分爲兩節明矣亦非養寇三
年而後始征也少南才叔之意不過謂成王方疑周公周公
不應自往征以重成王之疑故爲此說耳不知周公爲東伯

東諸侯之不軌東伯之職自得專征成王幼未親政凡事皆聽於師傅二公居中調護成王中心雖不能無疑亦未敢明沮周公之行兼成王諒闇於國家之事皆不與知一惟冢宰是任在周公固可專其事矣四國之變征之少緩則蔓延莫遏周公豈敢顧一已之小嫌而忘社稷之大計耶迨夫三監伏辜遂居東守東伯之職以俟朝命而不敢遽歸此則公之避遠權勢以待成王之悟也以經證經正不必如二氏之遷就牽合

呂氏曰豳詩皆言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則非獨成王不知周公二公亦不知矣蓋二公非不知但成王方在未敢誚公之時使二公一旦迫之成王從則幸不從則不可繼矣故但涵養其意使之一旦自悟周大夫之刺亦不為過蓋成王未知周公則二公豈得為知周公哉成王知則二公始為知周公

矣此君臣一體之義也

林氏曰周公作鴟鴞之詩成王猶未信於心然則周公之心非金縢則不可得而見而金縢之書自二公而下皆所不知非天誘其衷則成王之疑何時而釋乎成王之疑不釋則國之存亡未可知然文武膺上天之休命其社稷無疆之傳詎未艾也周公之德既足以當天意此所以有雷風之變以顯周公之德而剖成王之疑夫周公之藏是書以故事而藏之而非將以為異日自解之計成王之啓是書以故事欲卜而啓之而非逆知前日周公之舉是皆出於莫之為而為也謂之非天可乎

大誥

或問三監之叛其執辭非以惡周公將以攻周公也人欲攻己己惡其事而親統師以征之何以釋人之疑且周公何不以

東征姜太公而已則居朝廷以爲內鎮耶曰聖人誠貫天地固無顧於小嫌而二公在朝已足以爲內助故親往伐而不敢以艱難遺它人況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則征東諸侯固周公之職分也蘇氏晁錯論曰天下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它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晁錯盡忠爲漢謀弱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使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厲東向以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惟其欲自全其身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故袁盎得以行其說蘇氏之論其亦有合於周公東征之意歟

或問十夫十人或以爲十亂或以爲四國之賢者曰若十亂即周公太公召公實在其中周公不應自言亦不應言十夫必是在下疏遠之賢若良平之於漢房杜之於唐之類但未知

必自四國而來也

微子之命

或問吳氏說微子之命非始封之書如何 吳曰勝殷之後王封武庚於殷墟殺武庚之後其地與民皆以封康叔時微子已封於宋矣乃即其所封爲上公爲二王後以繼殷祀書之所載蓋如此亦以禮爲有而缺訛乃謂武王下車投殷後於宋者則封微子也然纘殷之後者固已以武庚於殷故猶矣不知記禮者何所據而言凡策命諸侯以冊初封之辭命然作之命書乃命諸王邦之蔡之類微子之封於宋蓋在武王時此書乃爵爲上公命之書如孔氏之說則是微子嚮此未封至成王而始封非矣惟史記世家言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啓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吳氏說爲是惜其有未盡者既言國于宋又謂殷之餘民甚愛戴之夫微子之代武庚者代爲殷後也殷之餘民自以封康叔而微子初未嘗居武庚之地而治殷民也 曰

吳說是也夫武王且封箕子於朝鮮豈應捨微子不封至成王誅武庚而始封之哉樂記言殷之後者猶由黃帝之後帝堯之後謂其後裔云耳非必曰爲先代後以作賓也史記言殷民愛戴雖不蕃而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則與樂記書敘合矣

蘇氏曰武庚叛後命微子微子蓋亦可疑之地而命之曰上帝時歆弘乃烈祖萬邦作式此三代之事後世所不及也此說是

康誥

或問吳才叔因朕其弟之言以康誥為武王之書如何曰經言周公洪大誥治則此書為周公以成王命誥明矣雖朕其弟一言可疑如吕氏陳氏之說以意逆志亦無所害若以為武王書則牴牾乖一書叙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篇內言保殷民夫武王封武庚而以管蔡霍監殷治民不聞以康叔經文及孟子所言最為明白或祖吳說不以聖經明文為據而以旁曲之說為證至不通處則議以聖經脫簡何異捨康莊而由山徑也曰晦菴疑詞辨證曰古書之誤類多讀者若能虛心靜慮徐以求之則解后之間或當偶得

其實顧乃安於苟且狃於穿鑿牽於援據僅得一說而遂執之便以為是以故不能得其本眞而已誤之中或復生誤此邪子才所以獨有日讀誤書之適實天下之名言也然則此說非乎曰晦庵之言極為至當夫學者觀書安於循襲者未免失於苟同而喜於矯枉者亦未免失於苟異如吳才叔書稗傳專是致疑於前人之說至於聖經所載而無可疑者或併疑之所得處固有之所失處亦不少此晦庵所以有虛心靜慮徐以求之或得其實之說而豈以苟異為貴哉

吳氏曰先儒多謂康叔尚幼以此書多稱小子故也康叔武王弟武王九十三而終康叔至此安得尚幼今陝右之俗凡尊者命卑貴之命賤雖長且老者亦以小子呼之若相親愛之辭疑此所謂小子亦然

或問林氏蔡氏論康叔為司寇事如何林曰左傳史記言康叔為司寇顧命之書叔為衛侯

罰五是獄爲司寇故此書多言及刑罰。蔡氏曰篇中言行刑之審辭

注蔡元然曰往哉封皆令其之國之辭而未見其留王朝之意

斷嚴康叔采爲法司寇而略未嘗讀也王曰蔡氏之說是也司寇係天下

之命不可兼出侯國以治民化殺係周室之本不可兼入王

朝以治獄且古無此明證其必不然如蔡氏之說與經傳亦

無牴牾觀君陳之書亦言刑則可見矣

或問要囚諸家之說不一曰蘇葉皆以要爲獄辭葉氏曰獄成而要辭上其罪法之要辭也則要當作去聲猶今世獄成後節款是也若作斷獄說則

要當作平聲猶今世判結也二音各不同而孔氏謂察其要

辭以斷獄則合兩說而要字却從平聲模糊難辨愚謂經文

但云要囚而不云要辭則如今說差穩耳周禮司寇之屬鄉

士遂士縣士皆言聽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氏注

云要之爲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矣愚按此說即如今世獄

官之斷判結罪也此要字亦讀作平聲夏氏謂要囚乃要勒拘囚之也

然其間尚書有四處康誥二多士二若如吳說說戰要囚之其文既順以之說其他三處要囚則不協蓋吳氏只將要囚二字作連綿字說去恐無所據

或問今以由文王作罰刑為非然則文王之罰刑不可用與曰文王教化已至而猶或有不孝不友者則制為刑罰以警之今殷民染紂之惡陷溺至此教化未加不責臣以敷教而遽欲用文王之刑罰以加之而不赦其可乎

酒誥

穆考晦菴中庸或問曰昭穆之昭舊讀為韶今從本字何也曰昭之為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其讀為韶先儒以為晉避諱而改之然禮書亦有作佋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曰其為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當於公宮之東

南其制則孫毓以為外為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室寢而墻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于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于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于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太廟之室中則唯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祫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為昭而四世為穆五世為昭而六世

為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禮家之説有明文蓋三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二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郕霍為文之昭邘晉應韓為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固當以左為尊而右為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則是右反為尊而左反為卑也其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

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
無所易唯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
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祖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
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祖之東也歟曰然則毀廟云者何
也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爲將
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撤而悉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之廟
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
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說又已有不同矣謂后
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
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
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
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
爲太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

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于大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爲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于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大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而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遞遷至于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爲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爲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曰祖功

宗德之說尚矣而程子獨以為如此則是為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也子亦嘗考之乎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為嫌則秦政之惡夫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為過矣且程子晚年嘗論本朝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皆當為百世不遷之廟以此而推則知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則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

呂氏曰不湎于酒亦是常事周公推之直至天若元德人之進德惟於最難捨處放得暇即是進德不已獲天順處蓋舉世皆溺于酒在當時最為難捨學者為學須各隨分量看自家身上有過惡因循難去者日夜消磨蕩滌氣質使進進遷變方到得天若元德地位此說善

或問劼毖殷獻臣一章諸說多支離蘇氏說如何蘇曰以當用刑無誅殷之

賢臣與獻臣之不湎于酒也王者須文王以庶邦庶士同義殷之賢臣與獻臣邦君欲知所謹況於至云可不謹於酒乎曰劼毖

說劼毖多攻酒不相干蔡謂用力戒謹於酒與殷庶邦庶士

之毖同擾為條達但用力戒謹賢臣宗工使不湎于酒則氣

象不然故集傳采林氏之說謂劼毖猶殷家長相之謂則其

臣皆自知敬畏而不敢湎酒意味又妥貼也

拚材

或問荆公謂德有民皆有明自其知不知言之則曰昏曰明晦庵

大學註在明明德亦以心之虛靈知覺為明德于獨以明德

為德本明何也曰二程子說明德大槩皆以智言之夫明德

固本於知然亦非智之一端所能盡若止以智言則所謂仁

義禮信皆非明德乎書所謂先王勤用明德明德惟馨克謹

明德左氏傳所謂美哉禹功明德遠矣豈可獨指以為智言

哉蓋德根於一性本自光明以言其仁則惻隱博愛照然不

可敵而非令糊姑息以爲愛也以言其義則是非取舍顯然不可亂而非觸突苟且以爲宜也以言其禮則辭遜節文截然不可紊而非足恭苟遜以爲權也以言其知則洞達燦然徹而非料度臆察以爲知也是所謂明德也至其蔽於物欲則其明德始昏故惻隱傳愛之不明則蔽而爲殘忍刻剝矣羞惡取舍之不明則蔽而爲貪冒無恥矣辭遜節文之不明則蔽而爲傲慢驕吝矣是非可否之不明則蔽而爲愚憒憒眊矣是所謂昏德

召誥

或問陳氏說面稽如何陳氏曰天命雖無形聲可聞而實有之者稽其至順之理於日用之對越周旋所謂顧諟天之敎命也天以形於保吾有以顯用則告諭而稽其所告不違不違顧之恐久也曰面與諸侯環饗面內之面同陳氏就面字上提掇頗切固亦無害於理然此類用之時文則爲深巧用之說經則意味反薄不如止作面向之

渾成講經者所當知也

王氏說命哲命吉凶歷年皆非召公誥戒之本意然不可不知

王曰哲者性也吉凶者事也歷年者數也性在我事在物數在時君子修其在我者不責命於天也

或問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諸儒多以為成王將祀于新邑故召公奉以助祭曰召公欲王以敬德祈天永命以小民受天永命耳若然則是欲以禱祠而祈永命乎

洛誥

呂氏曰洛都雖有二城而成周則其總名杜預孔穎達皆以下都為成周謂敬王避子朝之亂自王城徙都之其說不然大可以包小小不可以包大苟成周信為下都之名則凡書之言洛者皆謂之成周是以下都之名而包王城其不可信一也左氏未嘗有敬王自王城遷成周之明文第言子朝既逐王入于成周而已敬王請城成周之辭亦謂成王合諸侯于

成周以為東都則成周者洛都之揔名明矣其不可信一也卜數訛舛顯曰成周乃東郊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皆洛陽成周之下都也王城非天子時會諸侯則虛之不都則以居大臣所居治事之地周人既久即事習見既久遂為稱若以為成周矣

或問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或以為未定所以尊周公之禮為未能安公之功而留之曰周公之致太平自視欲然豈以成王未尊己之功而欲去能尊己之功而始留乎

或問林少頴曰諸家皆以命公後為封伯禽然後留此洛文夫要君之為豈所以待周公哉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皆言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又言周公克謹厥始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則周公於殷民蓋嘗為之司牧非特營洛遷之而已書言命公後於成王祀洛之後後都鎬京故命周公留洛以鎮撫殷民若近世留守留後之謂下文迪將其後惟告周公其後作冊命公後皆此之謂也伯禽與

太公望相先後報政傳記言之甚詳則伯禽封魯固已久矣曰攷之君陳畢命則周公之留洛鎮撫殷民明矣公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曰伻來毖殷則周公許王留洛以化殷亦明矣夫成王與祭祀朝諸侯於洛而實都鎬京則其留公鎮洛乃必然之理也史記言太公望封於武王之世又言武王克商封弟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封叔旦於魯史記所言縱未可盡信然武成言武王崇德報功列爵分土則太公之封以當在武王之世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則周之報功而封建親賢亦有賢於周公者乎又言太公之封於齊周公之封於魯各百里而又並言之則必不應先封太公至遷洛之後始封周公意者周公之封魯已久而公入爲相攝政今公欲退老就國故成王留公於朝不使歸魯而竟命伯禽爲侯於魯歟如此則非獨與魯頌所言王曰叔父建爾元

子俾侯于魯也二說不相背馳而終於林氏要君之疑亦無據但書所言命公後古周公其後之言措辭不明以為果為留後耶則文義非愍以為果命伯禽耶則何不如其它命封之例明言封伯禽乎要之洛誥一書多缺文竟其以為有所誤當存之以俟知者

多士

或問吳氏蔡氏許遷民如何吳曰方遷商民于洛之時成周未作其後王與周公患四方之難懲三監之叛以是始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述遷民之初也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民所以作洛之故洛誥一篇終始言興遷殷民之意惟周公既誥成王留洛之後乃曰孺子來相宅殷又曰王厥殷乃承叙治田殷民乃遷于洛故其言如此○蔡曰武王已有都洛之志周公黜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遷于洛至是建成周造廢宮定遷殷此命之更始爲由是推之則殷居攻位之然數其已遷洛之民哉二者然則受都今衛州也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里召公所營之洛民而從遷之故曰殷遺民以爲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殷今居以書考之孔子所作也曰按康誥召誥洛誥皆作於七年三月要誥言日三月周公

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召誥三月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洛誥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言周公初營洛以文武

受命居七年康誥言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

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召誥言大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

汭周公命殷庶庶殷丕作竊意殷民之當遷者其丁壯即於

此時與四方之民同趨洛赴工而就留居於洛其老弱室家

則俟營洛既成室廬已備而後盡遷居之故洛誥有伻來毖

殷之語召誥有敢以讎民保受王威德之語而並無遷民之

說多士之叙所謂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要其終盡遷之時

而言之耳叔氏曰召誥所謂庶殷者殷之役作者也周公以殷民若則其時遷民在洛邑既成之後所以命居洛者殷民

若正殷頑民以親見召誥庶殷之事則從則其心服而從之皆丁壯以爲役之民而一曰遷之新邑也且不若舉兼居之民

朕來自奄一章所謂移爾遐逖者實東萊請我明致天罰之移

徙爾于遐逖之地今遷于洛乃使爾比我事我臣我也蔡氏

以為遂徙于洛去荒服作近句以言遐逖洛去衛非遠況為

土中爲治若焉可以遐逖言乎若以爲毖殷之後卽遷民于
洛非惟無補而周公毖殷在二年之後作洛乃七年之間亦
非事勢之宜也蔡氏專攻書叙爲謬故其說若此
新安王氏曰周公諸書未嘗以殷民爲頑成王命君陳始有無
忿疾于頑之語非併以爲頑也康王命畢公始有毖殷頑民
之說則此叙或出於後之史官故以頑民二字先於篇首夫
殷民不附於周謂之頑可也不去殷先王之德者眷眷舊主謂
之頑可乎故頑之一字周公未嘗出諸口也此說亦善
無逸
東坡曰人莫不好逸欲而所甚好者生也以其所甚好禁其所
好庶幾必信然猶有不信者以逸欲爲未必害生也漢武帝
唐明皇豈無欲者哉而壽如此夫多欲而不享國者皆是也
漢武明皇千一而已豈可望哉醉飽食暑寓者必死而曹操

獨不死亦可效乎此說善

林氏曰宋文帝戒衡陽王使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有飢色乃謂曰汝曹少長豐逸不知百姓艱苦今使汝曹識有飢苦知節儉耳唐明皇嘗種麥于苑中率太子以下親往芟之曰此所以薦宗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又曰深山窮谷之民暴露勞苦窮年不休終身不知聲色香味之可好故其壽多至百年其居于都邑者有紛華之色樂嗜欲之可玩故多夭死以是觀之人君之壽豈不本于無逸乎又曰陶侃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甓于齋外暮運百甓于齋內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游恐不堪事侃之心以

一日之逸其害如此八君知此則豈以今日耽樂爲可哉皆

善。

新安王氏曰殷二十九君以甲名者六曰太甲小甲在太戊之前曰河亶甲沃甲陽甲在武丁之前又七世有帝甲國語司馬遷帝紀以帝甲爲祖甲而孔氏以太甲爲祖甲蓋孔氏因國語稱帝甲亂之七世而殞意爲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又以不義爲王與太甲茲乃不義文相似遂以此祖甲爲太甲耳其實不然此書言小人皆謂小民非以爲不賢也況先言不義爲王繼言舊爲小人語無語次作其即位亦不見太甲復政思庸之意國語謂帝甲亂殷又無可見之迹且責舜之

有未均禹之有太康豈可歸罪于父祖況七世之後乎學者當捨傳記而從經文可也鄭康成之說雖未見其所據要于經文為合耳此說是蔡氏曰不應二人同稱祖甲陳氏曰下文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之辭也則祖甲之非太甲明矣曰皇極經世曆祖庚之後人謂祖甲起癸亥盡乙未在位三十三年袁氏曰周公論三宗無逸但說不敢荒寧不侮鰥寡蓋古人所謂無逸非謂于事為必躬必親只此心致敬便是無逸蓋敬則戰戰兢兢惟恐一毫不到安得去逸樂後世人主如衛石程書皆是君代臣職以此為無逸乃是元首叢脞何異于自縱逸者大抵古人之無逸此心之無逸也後世之無逸事為之無逸也

君奭

或問陳氏呂氏若天棐忱之說陳曰我不敢自以為知天命如何蓋嘗曰其求信于休歟若天輔我以誠歟其終身于不祥歟呂氏曰我不敢謂求信于天惟順天庶乎輔我之誠曰陳說句讀雖順

然上天輔忱乃必然之理若以輔忱為不可知則是後世誣

天之說也豈其然乎上文既曰我不敢知則是不必乎天而

惟知順天耳若以為順天庶乎輔我之忱亦恐未免必乎天

兼添了庶幾輔我之意不如惟順上天輔誠之理為瑩潔也

呂氏曰

弗克恭上下是不能嗣前人恭德也遏佚前人光是

不能繼前人明德也亦通

書之文詳畧互相備于假言純佑命王人罔不秉德故文王止

言亦惟純佑秉德文王言時昭迪見冒聞故武王言昭惟冒

稱德

吕氏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濕欲其調濟盤錯紛結欲其解紓黜闇汙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雅量未嘗無翩然捨去之意所以欲其猷裕也又曰周公勉召公以敬大召公所謂不存者豈若常人然哉亦塵壁之間耳惟周公能見而治之微有不寬隨以猷裕開之微有不存隨以克敬欽之開欽于渺忽將形之際以洙泗爐錘之妙而用于豐鎬鼎彝之間也

多方

或問嗚呼王若曰呂王二說如何呂曰此篇始言周公曰王若曰此先嗚呼而後稱曰書無

此體盡周公處聖人之變故史官發新例以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嫌明微謹嚴也之防也○新安王氏以嗚呼爲

之上文其亂曰周公不

詳言紂之惡又終以嗟歎若有所傷痛不忍言也曰二說皆有味但以文勢觀之俱矣

爲順妥者謂史官欲明君臣之分則稽首以周公曰加於王

若曰之上已足見矣不待以嗚呼加王曰之上也若謂周公

以嗟歎終之則古今之文皆以嗚呼爲發語之辭未嘗以嗚

呼爲語辭之終也或曰錯簡又未知果然也姑併存之

呂氏曰周公知天未絕紂可也何所見而能數其年蓋我之未

忍民之未厭即天也民由之而不知聖人與天爲一動靜之

速極於明著故數其年而謂之五此武王所獨知說者乃牽

合歲月以附其數亦末矣此說是林氏曰此所謂九年正指武成所謂九年也武成之九年

虞者文王未則之前九年蓋亦以紂之惡可伐而不忍伐之故大約未集也此五年虞若武王未克紂之前五年蓋亦以紂之惡歟爲可

伐而猶冀其改過故須假之也由是觀之周之伐殷當得已而不已故晉武帝以孫皓遺暴有將斃之志其自年伐吳曰孫皓暴虐已甚

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卒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王濬則曰孫皓荒淫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

則強敵也此言正者抑時晉也宗所謂後之人或者以有湯武之德義以事神人而申逞其命若之何待之也蓋其意以匡之仁不宗不足以

易語之大計也晉武帝之心則惟恐吳之有賢王而我不得逞其欲武王之心則惟恐紂之不改過人之度量相遠一至於此不觀晉武無以知武王之爲聖德也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或說與葉說亦通或曰忱信則以理而裕險詐則拂理而迫以禁

曰四國叛則多方爲之釋服四國安則多方因之休息則多方之命在四國也

陳氏說惟狂克念作聖之說亦善陳曰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而周公乃曰聖可作狂狂可作聖孔子所言言聖狂之成也成則不可移周公所言言聖狂之分也聖狂之分生於一念之頃故可改孔子雖曰不移實有可移之理但下愚者自暴自棄不肯移耳故肯移即是惟狂克念者也

或曰聖狂之分亦有其事乎曰太甲初年欲敗度縱敗禮可謂狂矣至居憂悔過終造迪哲則狂而克念至於通明者也唐明皇初政清明亦幾乎通矣晚年蠱惑至於亂亡則通明罔念而作狂者也

三山陳氏曰以周室天下之大視商遺民不啻太山壓卵舉不服之民而誅戮之以一天下之心宜不爲過而成王周公諄諄於口舌間不能自已何也是足以見古人忠厚之心矣

之聖人不忍有疾痛天下之心寧使吾之有遺力而不忍盡其力於天下寧使吾之有餘威而不忍盡其威於天下并不以四凶之害治而未嘗用操切之政舜不以有苗之逆命用擣其巢究六師聖人寧舒緩和柔之政養天下於海涵春育之中曾不以小不如意而遂至於窮逞志之舉也秦漢之後吁亦薄矣

三山陳氏曰純一也天之不與夏者純一而不變古者無道之國天或降之災以異其未遽至於喪亡者蓋天之不畀未純猶有待其改悔之意若夫天之不畀至於純一則無一毫佑順之意矣天之佑商必曰純佑命天之不畀夏必曰不畀純則純者極至之辭也

立政

或問三宅之說何紛紛也曰蘇氏以為乃事乃牧乃準一篇之中所謂三宅者參差不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此言極當但

蘇說事牧準則未安也曰見首章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諸說
不同孔說何如孔曰常所長事謂三公常所任事謂六卿準平法謂士官與綴衣虎賁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
曰孔說太槩得矣但以準人爲士官則是士師之屬恐非在
王左右亦非職之尊者也曰蘇說如何蘇曰上云公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
曰蘇既以常任爲公卿矣然公卿之上王之
左右豈復有所謂牧民之長乎曰林夏釋蘇說曰州各有伯
伯即州牧也當時內伯彤伯皆以公卿兼牧是常伯亦王左
右也曰內伯彤伯誠爲州伯矣然既入爲王朝之六卿則所
職者卿之事經中初無兼領州伯之據其爲東西二伯者乃
召公畢公而非內伯彤伯也安得因一伯字遂轉以爲常伯
乎至於以準人爲守法之有司亦未穩夫守法有司職之微
者也安得稱三宅又安得在王左右乎曰孔以常任爲六卿
而又以準人爲士官唐孔氏以準人爲獄官吾子乃更六卿

爲飛卿而準人則以爲司寇之屬又何也曰此書後句乎以獄事言則知準人爲平法之官明矣但孔既以常任爲六卿則司寇已在其中故遷準人爲士官以避其重出耳然士官乃司寇之屬職之小者也以爲二事則未安唐孔氏改爲獄是矣然於上文六卿又未免有重疊乎於此大槩祖二孔之說而損益之庶不礙耳曰王氏說如何王曰常伯庶官之長所謂任位者也常任任事之臣所謂任職者也準人非伯非牧而君取之以爲準平者也曰王氏說大槩亦關矣不明以常伯爲庶官之長則是六卿也然常任又以爲常事之人未知於六卿之外所指何官以君所準者爲準人亦難以定其爲何職也孫氏常伯常任同王氏說準人則同孔說蔡氏以常伯爲六卿以常任爲小宰之類固不待論矣準人則以爲師氏之類蓋習其意與王氏同然君德之所準固在公卿乃捨之何歟張氏以準人爲公孤蓋亦推王氏之意耳然公孤職之至

莫乃言於三宅之末則不倫矣陳氏常伯常任同蘇氏而準
人與孔氏同此其大略然也
或問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又越我周文王立政立
事牧夫準人呂氏夏氏皆以立政立事爲一句以牧夫準人
爲一句謂三宅略舉其一以互相備如前言常事司牧而不
及準惟有司之牧夫而不及準事也或以爲下文言繼自今
立政其勿以憸人又言繼自今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則知諸
家以立政爲一句而以立事錯三宅一說如何曰此書多錯
綜互舉不及全文其於勿用憸人克用常人止言立政而不
繼言立事者又舉政以見事耳呂夏之說文勢穩順諸家之說
三宅雖備要未妥也

周官

或問書叙呂說如何 呂曰内修外攘治之序於京師而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乃歸豐作周官何也境内之寇同室之鬭

者也苟不先治其亂豈可得以治平哉此三監之叛所以在所必討實係王室安危而淮夷亦從叛勢相倚也遂既除內患然後創制立法之事可興固治之本也

曰周禮六官之首皆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乃立其官以為民極則宅洛之後官制已行雖淮夷再亂而朝廷之六官何害於自舉其職嘗持淮夷既滅而後官制可行耶蓋成王處外患既平內治或至玩弛故撮舉周禮建官之大旨儆飭群臣使各共其職故作周官之書非至此始行官制也

或問王氏謂公論道而孤弘化公燮理陰陽而孤寅亮天地林氏謂其鑿如何曰荊公穿鑿固多至其的確處不可例以為鑿而棄之林氏多闢王氏其疏暢條達處誠佳然懲創之過率略處間亦不免此類是也不可不知

三山陳氏曰周之六卿乃三公兼顧命曰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是召公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矣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是以公兼卿也春秋有宰周公

是以御而兼公也自是而後不知古人建官之意漢以大尉爲三公太尉武官也又其後以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此諸侯三卿也名實亂雜矣

或問擾兆民不載呂說何也呂曰擾民而馴之擾蓋馴習而熟之之謂非擾擊而入之之謂也涵養而寬之之謂也細味擾之一字司徒之教思過半矣曰舜典言敬敷五教在寬言施教在於寬以施教之術而言也此言擾兆民言施教以馴擾其民以施教之效而言也若冢宰言統百官均四海宗伯言治神人和上下皆以效言呂說乃敷教在寬之意自其所施而言故造語雖精恐非經意

或問詰姦慝刑暴亂乃夏氏呂氏林氏之說而子取爲己說何也夏曰姦慝乃暴亂之未發者暴亂乃姦慝之已著者故姦慝將發詰之於未萌而已暴亂則以刑加之刑焉○呂曰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暴亂彰著而易見故刑之而已天下之罪若雜然後不然此所謂也○林曰姦慝言詰暴亂言刑互文也曰三說皆是而意有未全夏氏推之姦慝暴亂之相爲本末是矣然謂

姦慝詰而不刑則不可呂氏辨詰與刑精矣然此乃互見之義則詰者似爲未必刑刑者似爲未必詰林氏言駁文固得互見之意然不辨姦慝暴亂之所以殊又未免儱侗而無別得此失彼故不得不以己意言之此類多不盡載

自舜命契爲司徒以敷五教王制司空本以量地置邑度地居民伯禹爲司空亦以禹平水土人得平土而居之也今周官謂司徒掌邦教司空掌邦土居相合周禮大司徒之職則掌建邦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其閒分田制賦徒役之事居多雖以十二教及鄉三物教民而不詳及於五典蓋養民而後可教猶有可言至於小司徒鄉大夫遂大夫等職於地利之事尤詳則司空已無可爲者今周禮以爲掌邦事而百工之事皆在焉先儒因以考工記足之竊意冬官非止於工之事然其詳不可攷矣

或問六年五服一朝與周禮不同何也周禮行人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曰周禮所謂侯服歲一見謂第一歲一見也甸服二歲一見謂第二歲一見也男服三歲一見謂第三歲一見也至第五歲而衛服一見至第六歲則皆休息正是六年五服一朝也諸儒疑之過耳左傳所載又與書周禮不同何也昭十三年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告于齊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曰叔向所言乃諸侯自相會盟之禮猶小行人所謂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云耳非諸侯朝王之禮也

或問諸家多以爲業大於功子獨以爲功大於業何也曰功業對言之則功大而業小子已即學業聚業明之矣獨言之則功與業無異又觀其文意所主如何若曰周家有安民之功有伐商之功然後能成王業漢高有誅秦之功有滅項之功

然後能成漢業則業固大於功矣令戒御士而功崇以志言業廣以勤言則知人臣能勤勞以廣其職業然後能成輔治之功也新安王氏之說亦佳（王曰所成曰功所修曰業功之崇高必繇於立志用志不篤則照但可以高矣然所修有職所職有事非能一日怠於有為也故當勤而不已其業可廣則至於成功矣）

或問子訓驕為矜肆侈為奢泰何也曰矜以慢於人者言之謂驕矜也肆以縱於己者言之謂驕肆也奢以用物而言之謂奢侈也泰以用意言之謂侈大也

或問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何以能作德而不作偽哉曰恭儉者禮之發也本出於吾德之所固有惟移於物欲故變而為驕侈耳夫恭敬之心人皆有之而豐約撙節之宜出於天理之自然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分非由外鑠也惟致知以明之誠意以實之則能自得於心矣然後推此心之莊敬而實行其恭非內存驕慢而外為足恭也推此心之節制而實行其儉

非內欲奢泰而外爲詐儉也是則能作德而不至於作偽矣

君陳

或問君陳或以爲周公之子如何曰陳氏曰周公命康叔曰乃丕顯考文王乃穆考文王成王命蔡仲曰無若爾考之違王命況周公有大勳勞若命其子以繼父事豈無父子之辭以寵之哉

或問先儒言君陳爲新進如何曰玩成王告戒之辭固可知君陳之爲新進至謂其時當累稱周公之典與舊臣懲作意則害治體恐未必然蓋君陳之政大體固當法周公然辟以止辟簡修進良與周公之時合由以容無或刑人殺人之規已有間矣而臻於和中時世又自不同兼諸老亦非可以作意害治疑之然則成王之不命諸老而命君陳蓋以君陳自足當此任耳恐不必過爲之說

呉氏曰唐虞之際爲嗣君者方三年之喪不知其爲君三代之時爲嗣君者方三年之喪雖知其爲君而未嘗正爲君之禮春秋之後爲嗣君者方三年之喪雖正其爲君之禮而齊衰之服未嘗一日而輙去也堯之子丹朱舜之子商均禹之子啓方居喪時皆不知其果立與否也三年之喪畢謳歌獄訟者之舜禹而不之朱均之啓而不之益故丹朱商均知其不爲君啓知其爲君故曰唐虞之嗣君不知其爲君也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弔者致辭皆稽顙而不言百官有司聽於冢宰三年而後即位故曰三代之嗣君雖知其爲君而未嘗正其爲君魯伯禽爲徐戎之征天子之命也猶要絰而從事晉襄公崤之師社稷之故也猶墨衰而即戎故曰春秋之嗣君雖正其爲君而齊衰之服未嘗一日而輙去也

君牙

或問蘇氏謂昭王南征不復至齊桓乃以問楚是終穆王之世君弑而賊不討今君牙冏命之書皆無哀痛惻怛之語以見周德之衰何也曰按左氏傳管仲問楚以昭王南征不復楚人對曰南征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杜預注謂昭王南巡狩涉漢而溺又言昭王時漢非楚境故楚不服罪呂氏春秋曰昭王將兵征荊蠻涉漢梁壞王隕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於則昭王之不復未可便以為楚人之弑也

東坡曰以成周時越裳氏來朝曰久矣天之無疾風暴雨也中國其有聖人乎方是時四夷之民莫不戴王然風雨雖天事非人力若不歸德於王及其殺也一寒一暑不怍王之怨是故聖人以民心為存亡一失其心則無動而非怨矣賞則謂之私罰則謂之虐作德謂之偽不作則謂之讒出令而不信

無事而生議論皆其王之咎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遊一豫且以為德豈有風雨寒暑之怨乎此言亦善

呂刑

林氏曰唐孔氏薛氏以贖為罰刑為辟篇中所言百鍰贖也墨辟至於大辟刑也此蓋欲推序中所言包括一篇之義故分贖刑為二舜典曰金作贖刑與此贖刑何以異而必分之乎殊不知五十八篇序有包括一篇之義者亦有但言大略者不可槩觀也

或問典獄非訖于威諸家多以為戒當時典獄何也曰此一意乃全舉古訓以示訓至後章嗟司政典獄而下方是戒當時之臣文意甚明故從孔氏作堯時典獄之臣兼堯天德而作元命亦非當時之臣所能及穆王所以望其臣語自有別致

之餘章可見

或問孔氏謂五刑之疑則赦而從罰諸儒所共遵而老泉之論太近人情老泉曰大罪固有疑今有人或誣以殺人之罪而不能以自明者有誠殺人而官不能折其實者是皆不可以誠殺人之罪坐之由是有減罪之律當死而流使彼為不能自明者耶去死而得流刑已酷矣使彼為誠殺人者耶流而不死刑已寬矣是皆失其實則無辜者多死然能贖者易免今欲使不失實則莫若重贖彼罪疑者雖或非辜而不至殘其支體若其有罪則雖不受刑固已困於贖金矣今乃取王說何也曰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不簡謂罪不當於五刑若今世有罪而情理可憫則與之從輕者是也故從恕而用罰非謂疑其無罪而姑罰之也若夫疑則獄疑而不可知者也若為盜而無贓證殺人而無明驗是其為疑獄疑則不可知其人為有罪矣不可知其為有罪雖輕罰猶不加況加以重罰乎故今世疑獄雖殺人之罪而不敢遽加以刑蓋不知其為果殺人故也若以為重罪之疑而加以重罰受罰者果何辜哉先王之制必不爾也故曰五刑之疑有赦

赦則釋之而已若更有罰何足以爲赦新安王氏辨之詳矣且老衰謂或有誣以殺人而乎不能自明者有誠殺人而官不能折其實者所以必責於贖乎不能自明與不能折其實皆擬他人之知者言之耳彼豈不能自明官或不能折其實上之人又安能知其爲疑哉使果知其爲不能自明者耶則是已知其非罪矣非所謂疑也罰焉可加乎果知其爲殺人而不能折其實耶則是殺人無可疑特吾未能折其實耳天下之理固未有爲其事而果無實者特患聽獄者不能詳推之耳果無實之可折是真可疑者也又焉可復加以罰哉兼諸儒多謂五刑之疑有赦即所謂正于五罰五罰之疑有赦即所謂正于五過經文不應若是重複盡五刑五罰五過皆所以治之設皆以正言是皆明知其罪之所止者也至於五刑之疑五罰之疑則是不知其爲有罪者也則直赦之而已非

惟合於人情法意而上下文支派脉絡亦皆曉然矣或曰五刑不簡正于五罰若五刑之疑者既已竟赦之矣則又安得有所謂五罰之疑者哉曰刑不簡而正之五罰蓋明知其罪不當於刑而罰之也其有罪不當於刑而宜罰者而其所以致此罰罪之由或疑而無證則爲五罰之疑矣故疑亦赦之也或曰罪不當於大辟何不減爲宫罪不當於宫何不減爲剕乃從罰何耶曰此先王所以制爲贖刑以代其傷殘支體之條而寓其仁以全民生者正在是也漢孔氏亦謂不降相因乃古之制唐孔氏亦謂以刑非所犯故不得降相因如後世減降之律斯言得之矣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蓋情罪灼然當刑而不可出脫者也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如有某罪於此而不能竟加以墨又似失之重欲捨之則又不可縱蓋有罪而情理可憫所謂不[illegible][illegible]

刑者也故恕之而從罰如今世之徒罪條目多矣折肢損眼者當徒而刃傷者亦當徒刃傷比之折肢損目其犯之輕重不等矣喻如折肢損目則使之受徒刑而刃傷者則恕而受徒罰刃多而傷深者受徒刑刃少而傷淺者受徒罰是所謂五刑不簡而正于五罰者也刃少而傷淺者固當罰然所以刃而傷之者或出於彼迫我而我不得應之或本無意而偶加之則其情理又輕矣故罰之不服而又正于五過已皆是明知其情罪之所止者也疑則不能知其人之為罪也故直赦之蔡氏曰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然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以流鞭扑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矣漢張敞以討羌兵食不繼建為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罪而蕭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

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蓋小說之說出於晦菴學者所當知要之穆王之贖蓋非我舜命吕之制而所贖止及於不簡者非明知其罪而故之贖而張拱之法也

文侯之命

或問王氏言侵越我土地殘傷我人民不載何也曰犬戎殺幽王周室大壞土降而國風豈止侵土地傷人民而已去之則無不包矣

費誓

秦始皇驅夷狄出塞外此非先王之智力不及始皇蓋先王至仁兼覆戎夷錯居內地者于時與之相安於無事至其或叛則征之服則撫之不為已甚故不服其庭據究而遂之也要之政治苟修雖有戎狄不能為患適足以為吾之法家拂士耳政治苟亂雖無夷狄骨肉皆化讎故斥逐夷狄不足以救秦之亡而後世征伐之論則又貪於自量者也

林氏曰戎夷錯居魯之境內淮夷徐奄預武庚之亂驕悍未服

周封建諸侯以周公居魯太公居齊此二人親賢之最而分

地乃介於戎夷之間去周甚遠則以控扼東夷故也周公留

輔周室使其子伯禽受封於魯當東夷之心必不利於魯之建

國故伯禽始居曲阜而戎夷並興者蓋與之爭魯也按史記

太公封於營丘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人來伐與之爭營丘

周家初定未能安集遠方是以萊與太公爭國淮夷徐戎之於

曲阜亦猶萊夷之於營丘孫氏謂淮夷境地相望有唇齒犄角

之勢服則俱服叛則俱叛者也常武閟宮之詩可見東郊不開

魯可謂危矣而伯禽能爲戰守之備以待之號令明而賞罰

信卒使戎夷遠遁遂以方魯社稷輔成周家磐石之勢可然

萬世法故錄於帝王誓命之末

或附二郊二遂漢孔氏及林氏東萊諸家皆以爲東郊受敵故

止言三面然不言三卿三遂而言三郊三遂何也曰夏謂大國總四面而言之止於三郊三遂耳不必泥東郊不開之說以爲有四郊四遂也若指四面而言則天子六鄉亦可以謂之四郊矣此說已詳況東郊不開自指其戎並與於東邊故東郊儆備其門不敢開非謂其已至東郊兼郊在十里之外若至東郊則已造城下況費在東海郡後爲季氏邑必非東郊之地也東郊不開猶漢世烽火通於甘泉而棘門霸上皆屯兵以待之非謂匈奴已至此且楚七國反時函谷關亦非謂其兵已至關下也

或問東坡言費誓言征言叛而不言戰蓋妙於用兵如何曰東坡謂伯禽捨東郊而往搗戎叛之巢穴此乃後世行險之師伯禽規模止爲不可勝之策蓋王者節制之師也恐未必若此而所以不戰者蓋此誓乃必於治安之時非如泰誓牧誓

臨戰而誓故不言及戰然要之此後不曾及於戰則是實不戰也但不如林說圓混耳

秦誓

或問先儒言王者之澤至于文侯之命已竭受之以費誓以法制之在故國猶可因也受之以秦誓以義理之在人心猶可復也充穆公之心而因伯禽之法帝王何遠之有今不載何也曰伯禽之誓自作於成王之時恐不可謂之法制之在故國義理之在人心無時而不然亦待秦誓作而始知其在人心者可復也夫子定書其可以垂教者不問諸侯之事皆錄之於帝王之末意思平正自有餘味或曰無垢謂夫子傷平王不能復讎明王道以為若效伯禽用兵則犬戎可滅故穆悔過則聽言用賢于道可與此論甚高不取何也曰伯禽之用兵穆公之悔過將為平王法且特平王可用而尊為平王

可滙泊也故王濬伐吳杜預遺之書曰足下當徑取秣陵自江

設哉如前說則無垢之意已在其中如無垢之意則夫子定

書之意似狀而其味反薄也或以為夫子繼周百世可知必

知秦之有天下故終秦如此則其牽強不必辨也

或問貢人無難數語諸家皆以為穆公語而子以為古人之言

何也曰上文之言古人曰下文言我心分別甚明兼又文順

而意暢若操以為穆公之語非惟強自分截文意亦齟齬也

或問民訖自若是先儒多以為人情不美如何曰孔說理自正

當若以為民情不美非惟殺風景亦豈可以為群言之首

或曰由一人與一人之度多以為穆公自其身而言如何曰此

公上文兩節之意極明古者稱一人哀公誄孔子稱一人子貢病之穆公決不敢爲此犯分之語況語意與上文不相接乎